

<<风的青年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风的青年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7432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7431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郭小东

页数：2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风的青年时代>>

### 内容概要

对我们而言，方舒始终都还是一个难解的谜。她的浅显隐匿着深刻，她的随便强调着尊严，她的潇洒里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隐曲与悲苦，她的美丽和飘逸有不容忽视与侵犯的悍野。

我经常会在芸芸众生的嘈杂中，看见方舒清晰地凌驾于人世之上，飘然地自在地行走，目中空漾却专情于某事某物某人，令人不得不潸然泪一下。方舒其实已经让缅甸的热带丛林和枪炮锻造为一个女鬼，一个刀枪不入的女鬼，而不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

<<风的青年时代>>

作者简介

郭小东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三部曲、《非常迷离》、《非常迷惑》，专著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》、《逐出伊甸园的夏娃》等。

曾奖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、广东省鲁迅文学奖、广东省文学评论奖、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、全国图书金钥匙奖、中国新闻美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江南文学奖等奖项。

## &lt;&lt;风的青年时代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## 第一章 阳光很刺眼。

这是久雨之后刚刚放晴的第一个早晨。

马路上到处是台风过后的枯枝落叶，空气里有浓郁的带点酸带点霉的气味。

田戈坐着轮椅，贴着马路边的林阴道，缓缓地行走。

怀中的大旅行袋，不时地往下滑，他必须时时调动大腿的弧度，让膝盖微微弓起，顶住旅行袋，不让它滑下去。

他行走得有点艰难，但是，他的心情还不错。

在这只轮椅上坐了好多年了。

他记不清楚轮椅已经翻新了多少回，此刻，他有一种飞离这轮椅，放开双腿，在马路上飞奔而去的畅快。

他从心底里感受到的这种畅快，来自于他怀中的旅行袋。

过了前面的丁字路口，往左正对检察院的大门。

他无数次经过这个大门，他从没往里面看上一眼。

他想过，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进那大门，那大门里面的一切离自己太遥远了。

那里面的一切，他毫无兴趣。

可是，今天，他必须走进去，往深处走，一直上到九楼，那儿有人在等着他。

想到这儿，他不禁捂紧了怀中的旅行袋，那里面是另一个人的性命。

旅行袋似乎在动，愈接近检察院大门，愈是动得厉害，他愈是把袋子捂得越紧，袋里的性命似乎拼命想冲出袋口，田戈有些惊悚。

他停下轮椅，让自己平静，休息一会儿。

阳光更加刺眼。

他眯着眼睛，目光穿过树叶的空隙，天蓝得有些怪异，广州从未有过这样的蓝天。

可是这样的蓝天很熟悉，湛蓝湛蓝的，一丝白云也没有，就像丛林中蓝靛的叶子，蓝得令人惊奇。

像蓝色的绸缎。

许多年前的一个中午，他躺在一片开阔地的金茅草中，四处有烧焦的气味，是炮弹炸开时硝烟的味道，那种味道有点呛人，硫磺的气味很重。

还有一种焦味，同样呛人，有一点烤肉的气味，是人肉还是动物的肉被烧焦了，不，是烤黄了的味道，他还能辨认出烧焦的糊味和烤黄的香味。

热带阳光温情地烧着金茅草。

他感觉到茅草着火时那种隐忍的毫不张扬的声息。

那是一种像地火在运行，又像老家麦田里，半夜时分麦子在拔节，那种必须屏住气息才能辨别出来的“哗啪”声，清脆但是细小如游丝。

很遥远又很亲切。

身体的其他技能都已消失，他也无力动弹，全身如一塌棉絮般飘然于这金茅草甸之上，听觉就特别灵活。

他的眼睛里是一片蓝，除了蓝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他以为那蓝就是蓝天。

他的身子已经摊开，全身非常疼痛好像离他而去，留下灵魂在那儿飘荡。

那是一种非常奇妙也不合逻辑的知觉，但是头脑却异常清醒，他记不起来，他为什么会倒在这片金茅草甸子上。

独自一人？

是和母亲走散了？

他记得母亲一直拉着他的手，在麦田里奔跑。

前面是火光，后面也是。

那时风很大，可是他听不到风声。

## &lt;&lt;风的青年时代&gt;&gt;

只见母亲那张俊美但是黝黑中透着红润的脸，张大着惊恐的双目，到处寻找着什么。他紧紧握着母亲的手，渐渐地松开了，不，是母亲握住他的手渐渐地松开了，只是无力地勾住他。他抓不住她无力的慢慢冷却的手，那手像棉絮，像麦田边边上自家栽种的棉花，赭红色的叶片上托着的花蕊，让风刮走了。他在空中到处扑抓着棉花般的母亲的手，任是什么也抓扑不到。就这样，母亲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他努力想看到什么，但是太奇怪了，这个世界怎么除了蓝天还是蓝天。他分明感觉到金茅草锯齿一般的叶片，随着风势，在轻轻地，时有时无地拉割着他的身体，有时是脸，有时是胳膊。还有一只小虫，慢慢地爬上他的脸颊，沿着鼻沟慢腾腾地爬向鼻翼，他记得从鼻沟到鼻翼应是不远的距离，可是那小虫却爬了很久很久，从远古，一直爬到了现代，爬行了几千年。他等待着它爬上鼻翼，再爬到嘴唇上，那时，他就可以趁它不留意，一口将它吞下。他想象着烤肉的香味，小虫被烤黄时的香味。

他就这样焦灼地等待着。他感觉到它在爬，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般，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。他想，你爬吧！我有足够的时间等，反正天是蓝的，看得见蓝天夜晚就不会来临。他愿意等，为着烤肉的香味，他一定得等。如果是一千年，他也愿意。

小时候，每每从外面玩耍回来，母亲在灶上烙大饼，金黄金黄的大麦饼，一张张地叠在竹筐里，那是要给驾船出海的父亲准备的。他想吃上一口，母亲不让，让他等，等到最后，会给他最小的一张。于是他只好等。就伏在灶边的案板上。一边做作业一边等。为了那一小口金黄的麦饼，他无心做作业。他做半道题，就跑到母亲身边，数着竹筐里的麦饼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。手指上粘上了一点点的饼屑，舔在嘴里，连同口水吞进肚子里去。香遍肺腑。就为了那口麦饼，他的眼睛里满是秋天金黄的小麦，满是春天翠绿的麦苗。

那时麦田上空也有一片蓝天，蓝天上飘着白云。可是，到了冬天，家里的麦子永远很少。他梦想着，家里有一座大大的麦囤子就好。场坝里永远有高高的麦秸垛，那是生产队的麦秸垛，他就躲进麦秸垛里，慢慢地掏，寻找残留的麦穗子，一颗一颗地数着金黄的但并不饱满的麦粒，一粒粒地送进口里去，咬碎，在牙齿间慢慢地研磨，开始有点青草的腥气，慢慢地变甜，最后化成唾液，弥散在味觉之中。

那小虫爬行得累了，乏了，没有力气。他只好等着。起风了，很冷，隐约听得见不远处有炮弹炸开的声音，震得耳鼓隐隐作痛。黑夜降临了，听得见蟋蟀在草丛中叫，叫得很微弱，间歇还有喘息的声音。可是天依然还很蓝，蓝得像蓝靛的叶子。为什么，难道异国的蓝天连黑夜也是蓝的么？

他开始大口大口地拼命往嘴里塞着麦饼，金黄金黄的麦饼塞得满嘴都是。他张开大嘴，吧唧吧唧地咀嚼着麦饼。可是奇怪，还来不及吞咽，麦饼就化为乌有。他急得想哭，像小时候一样，母亲不给他麦饼，他就要赖，在地上乱滚大哭。可是此刻，他想大哭，却听不见自己大哭的声音。

## &lt;&lt;风的青年时代&gt;&gt;

很冷，冷极了，他蜷缩起身子，身子依然像棉絮，风一吹，随风而去。  
像风一样冷。

如果像风就好了，从南往北吹，北方就是故乡。

故乡有金黄的麦饼。

春天的翠绿和秋天的金黄。

还有麦秸垛，母亲的手。

他好像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知道自己在哪儿！

反正不是在家里。

他依稀记起一些什么，昨天，前天的事。

宣传队、护士、战地记者，还有枪和坦克，记忆一点点地回来了，可是依然很冷，像是冬天下雪了。

他看见炮弹炸开时，战友们粉身碎骨的飞洒一地，然后是四野归于宁静。

无比阔大的弹坑里躺着好多破碎的人。

血注满弹坑。

四周的树和草丛都在燃烧。

他嗅到肉的香味。

他被炸飞到树枝上，又从树梢上被反弹出去，落在柔软的金黄的金茅草地上。

哦，对了。

在飞起的瞬间，他看见了火光，看见了坦克在燃烧。

坦克手像一具火球，冲天而出。

他落地滚过的地方，草和树都燃烧起来，成了一片火海。

他听到了哀嚎的声音，那声音很熟。

现在，他什么都听不见，看不见了，他躺在金茅草上，就像躺在故乡的麦秸垛里。

只是很冷，很冷。

他拼命地往麦秸垛深处钻去，他知道麦秸垛深处很温暖，像母亲敞开的胸襟。

可是，隧道很深，他永远钻不进那温暖的地方。

那只虫子终于爬到他的嘴角，爬了千百年，终于来了。

但是，他已经无力张开嘴巴，去迎接虫子那肥美的躯体。

他甚至已经嗅到它的气味，听得见它爬行时的响动。

热带虫子沿着他的唇线，一伸一缩，缓慢而\_义自豪地蠕动着。

他满心遗憾地流下了眼泪，眼泪刚刚溢出，就让热带阳光烤干了。

过了好久，田戈醒来了，夜露淋湿全身。

那只虫子好像还趴在嘴角。

借着夜的力量，他终于费力地把虫子卷进嘴里。

一股沁凉与腥臭席卷他的口腔。

他费力地吞了下去。

那是一只毛毛虫。

它在他脸上经过的地方，留下了一条弯曲的灼人的伤痕。

他已经感觉不到它蜇破皮肉时的钻心奇痒。

反正全身无处不在流血，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溃烂了。

他幻想着，有一阵奇异的南风，把他吹送回北方。

山那面就是。

战友们到哪儿去了呢？

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？

自己不是在故乡在麦秸垛里，长大当兵了。

他隐隐约约记起当兵的情形，记得在新兵连的情形，记得在南下的列车上，看着车窗外的景物，慢慢地有了绿色，慢慢地就离开海边平原，来到崇山峻岭之中。

列车在弯曲的山路上慢腾腾地喘气。

## <<风的青年时代>>

一切都是断断续续的，一下子跳出一些人和事，又迅速地隐匿得无影无踪。

他无法连贯的记忆完整的事情。

那些片断似乎是自己的；又好像是别人的。

像看一本连环画，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有的是空页，有的又好几页叠印在一起，一片混沌混乱。

有一个奇高奇瘦的人，俯视着他的脸，他感觉到他的鼻息，有一股大葱的味道。

台风过后的街路，落叶腐朽之后就是这种味道。

这味道令他感到亲切。

对这种味道的感觉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可是，在他看来，这气味，正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福音。

只要活着，他就不会忘记这气味。

在今天将要完成的这件事，并非是他择日而为。

恰巧遇到这种气味，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包括老天让他在轮椅上坐了好多年这件事，也肯定是他逃不过的命运，这总比死在战场上或被俘虏要幸运得多吧？

他心中不禁油然而有了一种敬畏与感恩。

他清醒过来时，已经在麻栗坡战地医院，他没有见到洪宇。

芷英在给他换药时，告诉他，洪宇已经随回国的部队转移了。

“他是战地记者，总是在各个部队里转，也许哪天又转回来。

你等着吧，总会见到他的。

”芷英说。

她和洪宇很熟，听口气，似有些特别。

田戈无事便揣摸着芷英和洪宇的关系。

在麻栗坡战地医院的日子，田戈总是盼望着见到芷英，他的脑子里，终日满是她晃动的身影，尤其是她束起的长发，走起路来，像奔马飘逸的马尾，令他忘记了遍身的伤痛。

他必须见到这位叫洪宇的战地记者。

“你能给我描述洪宇的样子吗？

”田戈只要见到芷英，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芷英会用她过分妩媚的眼睛，像看一个器物一般看住田戈同样也有点妩媚的眼睛：“你让我如何介绍他呢？

一个男人，哦，不，一个长得很丑的男人，但是很高，很有男人气概，又很能侃，就这样。

”田戈并非真的想知道洪宇其人，他真正的意图，是寻找机会找话题和芷英说话。

他太想知道芷英的秘密，尽管他对芷英并不敢有非分之想，但出于男人本能，他实在不希望有哪个男人拥有芷英。

即便生命受到威胁，即便战争摧残了他的身体，他在此刻，依然无法不对面前这个漂亮的女军医怀有某种隐秘的想望。

芷英的眼神和笑靥令人难以忘怀。

.....

<<风的青年时代>>

编辑推荐

风不是一个人，风是许多人。  
有人的名字叫风，有人的名字不叫风。  
世间没有比风更寻常，也没有比风更自在的。

遇到风时，我终于知道了风的秘密。

黑暗使风有了味道。

年轻时只看见风雨的抽打，却听不到它们和人心的私语，包括风雨中树叶与树叶的私语。

..... 一部充满着青春的忧伤与激情，深富象征与时间之妙的小说：一群忧伤的年轻人的心灵、爱情，向死而生的短暂历程。



<<风的青年时代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